

“南京文学”与他们在南京写作

南京始终不是话题的中心,即便它有着“六朝古都”和“文学之都”双重或多重身份,同时南京的话题事实上也层出不穷,关于它的天气、食物、房价、高等教育,关于它与江苏其他城市以及安徽的关系,等等。在所有的话题中南京展现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和当下准一线城市全部的特质。在很多人心目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或许是南京最为核心的一个特色,围绕这一话题,栏目主持人李黎与作家曹寇展开对谈。

对
话

1

李黎:最近几十年,南京始终是一个写作的中心地带。无论从文体来看还是从所谓官方或者民间的角度,或者从代际传承的角度,包括网络文学。所以当南京当选“文学之都”后,我个人感觉很多人反应并不算很热烈,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如果文学是一件重要的事,那么南京早就是他们认知中的文学之都,从创作到传播到研究都高度成熟,并不太需要额外的认可与宣告;同时如果文学并不是他们所看中的事,是不是文学之都也无所谓。这从侧面看出来,文学毕竟是一个高度“散装”的事物,是一件从个体(读者)到个体(作家和作品)的事。你对文学之都怎么看?

曹寇:南京确实有很多作家,但称为写作的中心地带也未必属实。我个人觉得南京类似于一个原创基地,但与文学相关的权势和所谓气场,较为微弱。事实上南京这些年也在不断“流失”作家,我想也就是它不是“中心”或“重心”的缘故。

即便如此,南京还是一个“作家成灾”的地方,而且这些作家在趣味和写作方式上也不尽相同。这确实是南京的一个优点。缺点我觉得就是越来越有留不住人的迹象。相信留在南京的作家要么是没有在外面争取到更优化的权益,要么是习惯了这座城市,像赖床一样赖在南京。

至于文学之都,我觉得是一个集体概念,它甚至不是褒奖给南京作家群体的,而是褒奖给这个城市的。诚如你所说的,它与写作个体没有什么必然或必要关系。起码南京成为文学之都后,我觉得自己写得更好了。

李黎:在南京文学的范畴内,你觉得最有魅力的地方是什么?你有一阵子一直说清代诗人黄仲则,他也是南京人,生于高淳,然后一辈子都在苏南苏北谋生,不仅是一位典型的底层文人,也是一位和现代诗人高度类似的以诗歌为志业的人,很容易引起一种由诗歌引发的共鸣。除了你之外很少听到有人提起黄仲则,他应当也是“南京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吧?

曹寇:南京于我唯一的魅力就是我是南京人,这里有我的亲友,这里是我的金窝银窝不如的“狗窝”。而置身狗窝,自然会认同和习惯狗味。严肃回答的话,在文学观念上,写作朋友们局部的气味相投可能构成魅力。

纠正你一下,黄仲则不是南京人,是武进人,现属常州。不过,他确实也可以理解为乾隆年间“南京作家群”之一员,曾一度出没于小仓山袁枚的庄园,也被袁枚圆滑至极地狠狠夸过。我其实是想借此说明,南京虽然“作家成灾”,但南京这个地方并不盛产作家。绝大多数都是外来人口。拿名声响的举例,赵本夫、周梅森、毕飞宇、苏童、鲁羊、顾前、鲁敏……都是“进宁务工人员”嘛。能使用南京话的本土作家也无非叶兆言和韩东。再往前说,我相信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肯定会被誉为“南京文学”,但不仅吴

敬梓不是南京人(安徽全椒人),他小说中叙述的几乎所有人物都是外来人口,换言之,南京只是这些文学层面的“进宁务工人员”的“聚义厅”而已,自古而然。

2

李黎:在很多的表述中,都会从东晋开始重点阐述南京,“衣冠南渡”“六朝风韵”等,但那段历史实在是一团乱麻,文学人物和作品在历史大潮中总是面目模糊并且被误读。至于东晋以前的南京,或许在三国的吴国、春秋时期的吴国两个阶段有所闪光,更多的似乎还是比较模糊不清。所以才有了叶兆言老师的《南京传》等普及文本。你印象中关于南京的历史和文学史,讲述得比较清晰明白的有哪些?

曹寇:中国动荡的历史确定了南京是一个集散地、一个流民城市。作为偏安帝國的京師,也常常勾起外来政权的屠城欲望。南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土著居民”。所以南京史在偏安帝国时代就是国史,在非京師时期,它就是一个长江码头,一个市民社会,沦为给墨客骚人怀古来用。但我们没法把《宋书》《南齐书》《南唐史》以及《太平天国史》等当做南京史来读。

说这个有点超过我的知识储备了,我前段时间读过一本朱俊的《金陵古迹图考》,图文并茂,梳理了各朝各代,觉得挺好的。南京的文学史我没看到过。我觉得既然我们跻身“文学之都”了,何不组织专家学者编写一本?正其时也。

李黎:明朝与民国时的南京也是重要城市,有一次我在高邮市邮驿博物馆看到了一张明代驿站地图,从南京到北京的,所谓“两京一十三省”,驿站分布和今天南京至北京的高铁非常接近。而民国时,“沪宁线”大概是世界上最繁忙的线路之一,在许多的主旋律谍战片中,南京和上海两地跑是特别常见的状态,上海和南京,串联起整个江南的发达和繁荣。南京的历史确实层层叠叠,所有的历史地位都在历史中形成、消散和改头换面。如果让你写南京,你最想写哪些时段?

曹寇:南京的命名也就来自明代朱棣迁都北京后。确实,在明代,南京这块地方很有意思。它空担着京師(之一)的名号,基本上是不得志的官员的养老之地。比如海瑞,名气那么大,嘉靖没来得及杀他,隆庆上台,一副要改弦更张的架势,但高拱、张居正等一干手握大权的人还是把海瑞外放到南京来了。不过,比起东周的镐京和东汉的长安完全被毁弃,作为城市,作为京城,当时南京的功能又是完整的。诚如崇禎走投无路之际,他的张皇后说:“咱们在南京还有一个家。”

可惜崇禎刚愎自用,他没能及时回家。国祚不过半年的弘光小朝廷就更有趣了,孔尚任的《桃花扇》已有相关描述。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我没看过,但想来也与此有关。那就是在这个民族这个文明周期性的动荡和破碎中,我们个体,作为一个人,到底该如何自处?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3

李黎:我记得很多年前一次吃饭时大家发现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典型案列:我是江宁的,你是栖霞的并且是边缘地带的八卦洲的,大家坐在南京中心某个小饭店里五人六地吃喝。这个典型之处应该就是所谓城市化,“进城”这件事持续了几代人,目前还在继续,当然这个过程中也伴随着巨大的质疑和实际行动上的纠正——此前很火热的“逃离北上广”可以算作一个体现,但对北上广的逃离似乎还是集中在对特大城市、大城市的逃离,去一个宜居的城市,而非是乡村。南京特殊之处在于地处江苏西部,吸纳的人除了本省,更有安徽的,网上对此也有调侃。你很多次提到你祖上是安徽的,顺江而下到了八卦洲。这段历史,还有这一迁徙的详情,你有没有认真去探索一番?

曹寇:其实,在古代,顾炎武和王阳明这些大贤都是“农民”,所谓地主阶级。而城里,除了官吏皂役,无非巨贾小厮,剩下的大概就是泼皮牛二遇见卖刀的杨志。城里人是否比农民有优越感?这在古代是很存疑的。你我赶上的是一个农村和城市二元对立的时代。当年农民几乎没有任何社会福利,一日为农终生为农,一人为农全家为农,所谓终身制加世袭制。唯一跳农门的方式就是“考出去”。当然,现在农村要比那时候好多了。这都是时代使然政策使然。朋友圈出现“农村包围城市”的景观本质上也是时代所赐,而且是一个普遍现象。仔细想一想,有几位朋友没个农村背景呢?“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这句话起码在我们这代人身上还是管用的,后面就难说了。

我的祖籍是安徽庐江,到我已是第四代。而且我发现,南京有很多人的祖籍都是安徽。寻根问祖是一种文化感情,是一种自我设置的虚拟情感,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真实情感”。所以我没有寻根问祖过,用前面的话说,庐江肯定不是我的宜居之地,也非我的熟人社会。

以我个人的感觉来判断,同样作为省会城市,合肥和南京相比较,我当然更愿意住在南京。南京青年女作家大头马,朋友们都认识,也都知道,她不仅是自幼生长在合肥,眼下还住在合肥呢!但这又怎样呢?我还听说苏州人更认同上海呢……认同感,归属感,因人而异?或“人往高处走”?表达了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只能这么理解了。

4

李黎:你这些年一直生活在南京,中途去过广州,现在又常常去内蒙古——这段时间你正好在呼和浩特,回不了南京。我个人是非常羡慕这样的状态的,一方面避免了那种连根拔起的搬迁,尤其是人到中年的所谓背井离乡,可以在一个地方相对安逸地住很久;另一方面也有足够的条件在较长时间内,或者觉得有所谓的内心需要的时候,远离熟悉的地方,远观一下最熟悉的事物。在你看来南京这个城

市,如今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曹寇:与广州相比,南京吃得不好;与呼和浩特相比,南京好吃的多了。也就是说,饮食以及所谓城建等外在事物肯定不是魅力所在。魅力还是在于宜居,而宜居在很大层面上又都是主观的,也就是不仅仅是“适宜居住”,而是“适宜我本人居住”。换言之,中国人的乡愁也就是一个宜居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核心就在于熟人社会的亲切感和安全感,包括饮食和习俗等,对小共同体的认同和依赖。

比如我的岳父,他不仅南京不愿意住,呼和浩特也待不下去,他总是想着回科尔沁右翼中旗。这个内蒙古腹地的小县城我去过,以外人的标准看,这个小城发展滞后,没有一样是拿得出手的。但我的岳父宁愿自己动手高压锅焖煮大白肉片子,大葱蘸酱,喝二十块钱的当地白酒,呃嗝声此起彼伏,大汗淋漓,无比痛快,也不愿意落座于南京大牌档这种号称集成地方美食的馆子看着满桌子菜下不了筷子。在他看来,世界上最宜居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他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小县城。

确实,时代不同了,当代中国人流动性极大,比如每年春运。也恰恰是春运,回家过年,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家”的宜居性以及中国人对小共同体的情感密度。我们太缺乏安全感了。南京于我的魅力就在于此,它是我的宜居之地。

李黎:在很多南京本地人心中,会有一个自以为非常个性化乃至高级的线路图用以接待外地朋友(任何地方的人都类似),尤其是初次到南京的,甚至在大型景区之外,还细分出“南京美食地图”“南京摇滚乐地图”,等等。你有没有这样的线路图,或者一系列地址?还是说他玩他的,你不予理会,另行安排时间碰头即可?

曹寇:我自己不太会玩不太会吃,所以有朋友来,也常常手足无措。我没有什么路线图,如果有朋友问,我一般会叫他们去明代城墙上转转,另外就是叫他们荡荡玄武湖看看长江。如果他们还有兴趣的话,我会叫他们从燕子矶码头坐轮渡到八卦洲来。我在迈皋桥附近住了近二十年,这几年我搬回了老家八卦洲。值得一提的是,到八卦洲,最便捷的方式是坐车从长江二桥上直接来。不过,考虑到我学生时代长江二桥还未修建,进城读书,每周都要坐船,对这条航线有了某种复杂的感情,那么,朋友,你就坐船来吧!而且这条航线目前是免费的哦!既然想找我玩,那就来八卦洲玩吧!虽然我不好玩,但作为一个农民,我确实想不出来有什么好玩的。



李黎

1980年生于南京郊县,2001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现供职于出版社。出版小说集《拆迁人》《水浒群星闪耀时》。



曹寇

1977年生。小说作者。出版有小说集《金链汉子之歌》等多部,长篇一部,随笔若干册。

